



“新时代筑高峰”大连原创艺术作品丛书

2018

大连文学年选

DALIAN WENXUE NIANXUAN

主 编◎吴作江  
执行主编◎宁 明

 大连出版社  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『新时代筑高峰』大连原创文艺作品丛书

# 2018 大连文学年选

主 编 吴作江  
执行主编 宁明

 大连出版社  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吴作江 201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大连文学年选 / 吴作江主编. — 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9. 12

(“新时代筑高峰”大连原创文艺作品丛书)

ISBN 978-7-5505-1485-0

I. ①2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大连 IV. ①I218.3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20440号

出版人: 刘明辉

策划编辑: 张波

责任编辑: 刘丽君 金琦

封面设计: 张金

版式设计: 张波

责任校对: 安晓雪 乔丽

责任印制: 孙德彦

---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

地址: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

邮编: 116023

电话: 0411-83620442

传真: 0411-83610391

网址: <http://www.dlmpm.com>

邮箱: [dlszhangbo@163.com](mailto:dlszhangbo@163.com)

印刷者: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幅面尺寸: 170mm×230mm

印张: 32.5

字数: 52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9年12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05-1485-0

定价: 6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 0755-86106978

# 2018大连文学年选

## 编 委 会

主 任 李鹏宇 温雪琼  
副 主 任 张金双 吴作江 王会军 徐晓芳  
邢德武 刘明辉  
主 编 吴作江  
执行主编 宁 明

### 编委会办公室

主 任 宁 明  
成 员 李英姿 代剑萍 张 波 何永娟  
陈 锦 李健国

### 各卷执行主编

小说卷（含网络文学） 徐 铎 侯德云  
诗 歌 卷 李 皓 刘浩涌  
散 文 卷 素 素 赵冬妮  
纪 实 文 学 卷 古 耜 左正红  
戏 剧 影 视 文 学 卷 杨锦峰 郝 岩  
儿 童 文 学 卷 车培晶 刘 东  
文 艺 评 论 卷 张祖立 耿 聆

# 目 录

## 小 说 卷

### 中篇小说

老 藤 黑画眉 / 002

于永铎 驯马师的无罪推理 / 028

### 短篇小说

陈昌平 耳光 / 079

刘洪林 夫妻树 / 104

马晓丽 陈志国的今生 / 108

张鲁镭 从前有座山 / 128

## 诗 歌 卷

白一丁 苔花凋零的黄昏 / 148

杜 玮 蔚蓝之上 / 150

傍晚，我坐在傅家庄的沙滩上看海 / 151

郭 海 一条沟，插进山里 / 152

- 一只水生物，潜在湖里 / 152
- 季士君 假山（组诗） / 154
- 姜凤清 西行速写（组诗） / 158
- 姜秀莎 数沙子 / 164
- 雨水 / 165
- 李 皓 我得坐车去一趟普兰店（组诗） / 166
- 李 硕 乡村 / 173
- 刘 驰 遥想父亲 / 175
- 刘浩涌 雪开始落下 / 177
- 野营 / 178
- 刘丽芳 窗外 / 180
- 马 强 我爱着万顷碧波的爱（组诗） / 181
- 宁 明 大连的脚步（组诗） / 184
- 起飞中国——祝贺国产 C919 大型客机首飞成功 / 188
- 着舰——贺国产 001A 航母下水 / 191
- 孙甲仁 苍生（组诗） / 193
- 万 斌 青蛙与瓦罐（组诗） / 196
- 黑格尔的牙齿 / 199
- 王婧华 午 后 / 200
- 王 雁 去老网场看杏花（组诗） / 202
- 颜梅玖 颜梅玖的诗 / 205
- 杨庭安 岸边来回（外一首） / 215
- 每一次想你都骨瘦如柴（外一首） / 216
- 于 龙 江山胜迹 / 218
- 臧思佳 月光下的普救寺 / 220
- 曾 晖 小站 / 222

张 俊 故乡 / 224

宗 晶 天空，晃动着星星的影子（组诗） / 225

## 散 文 卷

津子围 岛上的树 / 228

老 藤 掬一捧笑容慰流年 / 233

李 皓 岱山磨心 / 237

马晓丽 所有的卑微 / 242

宁 明 飞行手记 / 246

素 素 功到雄奇即罪名 / 289

孙 郁 夏家河子 / 310

赵冬妮 在海湾 / 314

周立民 迷雾中的阅读——四十年来的书与回忆 / 327

## 儿 童 文 学 卷

李广宇 深井 / 347

滕毓旭 儿童散文四篇 / 355

儿童诗歌两首 / 359

儿歌四首 / 362

车培晶 像稻花一样香 / 365

刘 东 天线 / 372

钟 墨 裙摆上的小铃铛 / 377

小幸运 / 387

## 文艺评论卷

- 陈 颖 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灵感言说 / 394
- 董 阳 网络文艺处在“雅化”关键期 / 402
- 古 耜 该把什么留给童心 / 405
- 韩传喜 欲望羽翼遮蔽下的成长寻踪  
——孙惠芬《寻找张展》的多棱面透视 / 410
- 纪秀明 民族性、历史观与人民美学  
——新时期文艺的人民立场及叙事刍议 / 421
- 李大为 感受闪烁的诗意  
——读散文集《一个人的辞典》 / 437
- 梁 海 阿来的意义 / 440
- 乔世华 兰溪散文：对精神世界的深情凝望 / 448
- 孙 郁 与幼小者之真言  
——《狂人日记》的副题及其他 / 451
- 于 苗 传统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动画电影中的现代表达 / 465
- 张兴德 别让古籍整理的乱象成为文化尴尬 / 473
- 张学昕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
——读迟子建《候鸟的勇敢》 / 477
- 张祖立 纪晓彤 论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作品中的国企  
领导者形象 / 488

附录 / 500

# 小说卷

# 中篇小说

## 作者简介

老藤，本名滕贞甫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主席。1983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，出版长篇小说《腊头驿》《鼓掌》《樱花之旅》《刀兵过》等，小说集《熬鹰》《没有乌鸦的城市》等，文化随笔集《儒学笔记》《探古求今说儒学》等。

## 黑 画 眉

### 一

谁也说不清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气味。作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，它无影无踪，却又无处不在；它能决定运势、左右食欲，却又平淡无奇，被人忽略不计。每个人都有选择喜欢的气味的权利，豆花小嫚喜欢的气味与众不同，她对紫花苜蓿青贮后散发出的干草味儿十分着迷，这气味温暖、香甜、清新，让人入静止躁。由此，她对那些以紫花苜蓿为饲料的家畜也很喜爱，比如牛、马、羊。当然，她最偏爱的还是驴，这不仅因为驴散发出的干草味儿比较纯，还因为她对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小嫚上学时，每天要路过一个叫五魁驴肉馆的饭店。清早，饭店门前的木桩上总会拴着不同的驴。小嫚和同学小黑经过这里，小黑说，我讨厌这根木桩，拴在木桩上的驴就像绑在绞刑架上的人，真可怜！小嫚走过去摸摸驴

的脊背，看看驴的眼睛。与牛眼的执拗、马眼的惊惧和羊眼的呆滞相比，驴眼要生动许多，透过这双眼睛，似乎能看到清澈流淌的蒲河以及河畔繁茂的紫花苜蓿。紫花苜蓿长满蒲河两岸，夏天，紫色的花海彩绸一样随风起伏，似乎要将蒲河水染碧成朱；到了秋季，勤快的农户将它收割打捆，垛在河边，像一座座迷彩碉堡。小嫚和小黑放学后常到这些草垛间捉迷藏，玩耍够了，带着满头草屑回家，干草味儿浸透在小嫚儿时的记忆里。

小嫚从来不做梦，尽管她处在一个多梦的年纪。她认为女人做梦都是闲的，不信，白天推磨磨两箩豆子，看晚上还做不做梦！但不屑于做梦的她，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这个梦让她第一次感到，原来梦是有重量的。

小嫚说的磨豆子，是她每天都要重复的工作，这是石磨豆花最大的卖点。小嫚家的石磨豆花从祖辈开始，就忌用铁器，石磨、木桶、陶缸，连舀水都用葫芦水瓢。机器磨出的豆花吃起来有股铁锈味儿，只有手工石磨磨出的豆花才是原汁原味儿。小嫚家的石磨豆花店是甜水镇名副其实的老字号。清晨，赶着上班或出工的人到石磨豆花店喝碗咸豆花，吃张热油饼，如同有钱人下馆子，是一件很体面的事。大腹便便的镇长牛志也常常在清早光临石磨豆花店。牛志开辆黑色切诺基，威风霸气，往店门口一横，进到店里，人未落座，话语先至：小嫚，两碗石磨豆花、一张油饼！麻溜点，赶着下乡呢！邻桌吃豆花的人便想，甜水已经算乡下了，再下乡，就是要到村里去。牛镇长虽姓牛，却是驴脾气，顺毛摩挲怎么都成，要是戳茬顶牛，便会尥蹶子。牛志对甜水百姓的事很上心，比如说石磨豆花店的老井能留下来，就是牛志的功劳。为防控地下水位下降，县水利局不允许居民私自打井，原有的水井也要封填，要求居民一律用自来水。石磨豆花不行，用了自来水这豆花就变味儿了。牛志来吃豆花时小嫚说了这事。牛志筷子一拍：石磨豆花店的老井比我牛志岁数都大，要封井先把我撤了再说！一句话，石磨豆花店院子里的老井免去了被填的命运。

小嫚男人在外跑船，她和父亲经营石磨豆花店，店不大，人气却旺。父亲说，豆花是穷人的盛宴，只要甜水镇还有穷人，石磨豆花生意就不会差。父亲过世后，小嫚和丈夫商量店还开不开。男人说，算了吧，你一个女人撑不起门



面，店虽小，该打理的事一样不少。小嫚说，石磨豆花店若是关了，街坊邻居喝不上豆花、吃不成油饼，咱不成了罪人？男人说，我是大副，船上离不开。小嫚犹豫了一会儿说，你安心跑船吧，我留在甜水接班开店。男人很担心，说，有上门找碴儿的无赖咋办？小嫚说，我养条狼狗，看谁敢来欺负我！男人也觉得石磨豆花店关了可惜，就说，那就买吧。小嫚果真养了条威风凛凛的黑贝，继续留用父亲在世时就雇的邻居全婶，还新收了个叫雷子的哑巴当帮工，石磨豆花店在众人的期待中又重新开张。教过小嫚的甜水中学高老师说，小嫚你做了件好事，石磨豆花店要是关了，甜水人的记忆就没滋味了。与大城市一样，甜水的生活节奏也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争先恐后往前跑，人们疲于这种刷屏般的节奏，开始怀念慢悠悠的过去。甜水人一怀旧就想吃石磨豆花，很多家爷爷吃、父亲吃，到了自己这一代还吃，吃石磨豆花已经成了一种回味。

小嫚这个梦清晰真切，如同现实中的情景再现，她甚至知道自己在做梦，却无法改变梦的走向。她梦到了镇东面那条芦花摇曳的苇河。甜水镇东临苇河，西接蒲河，北靠椅子山，全婶的老伴全叔说这是绝佳风水宝地，要是在古代，说不准就被阴阳先生选了去做皇陵圣地。甜水人都暗暗庆幸，要真的被选为皇家陵园，甜水人还能在这里居住吗？苇河东岸除了甜水中学外，还有个只有一间房的小城隍庙。庙建于何时已无从查考，小庙像甜水中学的私生子，孤零零地站在一片油菜地里。苇河西岸是店铺林立的镇中心，镇上街道不多，却干净，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栽有核桃树、李子树和山楂树。从苇河西岸到东岸去上学，没有桥，只能踩着河底几块青石过河，好在水不深，水流也不急，站在青石上可以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。有机智的学生用细绳拴住空罐头瓶，里面放一点儿饭团，将瓶置于水中，待贪吃的小鱼进到瓶中，再猛地提起来，会捉住许多青脊银腹的小鱼。养着小鱼的罐头瓶就成排地放在教室窗台上，成为一道风景，老师也懒得管。河底的青石路东头通甜水中学，西头是甜水有名的五魁驴肉馆。小嫚的梦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真切的环境。

梦中，小黑向她求救，说马五魁要害他。马五魁是五魁驴肉馆的老板，一个能把账算到骨头里的生意人。他的驴肉馆，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头驴，

大年三十也不收刀。驴肉馆门前的场院成了驴的鬼门关，有驮货或拉车的驴经过这里，不用吆喝便会加快步伐，逃离这血腥之地。马五魁是临夏人，黄胡子，单眼皮，将军肚，喜欢穿无领白汗衫，二十几岁开驴肉馆，开到了四十几岁，算是甜水先富起来的一拨人。梦里，小嫚见到浑身湿漉漉的小黑被绑在木桩上，正痛苦地挣扎，见到她，小黑说，小嫚你快救我。小嫚说，你已经淹死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小黑说我惦记这些驴，天天在河边为驴引路，怕它们掉到河里。小嫚说，你死后我为你哭过好多次，你平时在哪里呀？小黑说，河里又湿又冷，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我就在芦花里蜷着。小嫚哭着上前给小黑松绑，她闻到了一股紫花苜蓿的干草味儿，这气味像一截点燃的蚊香，把她从梦境中熏醒。醒后小嫚觉得蹊跷，怎么平白无故会做这样一个梦？小黑多年前放学时，遇到椅子山跑山洪，浅浅的苇河顿时激流狂奔，柳罐大小的石头在河里翻滚。小黑不知怎么发现一头被洪水冲走的小驴，为了救这头小驴，小黑不幸溺水身亡，这件事让她难过了很久。小黑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两人在紫花苜蓿草垛间捉迷藏时头上沾满草屑的情景历久弥新。

小嫚有事愿意和全婶说。全婶油饼烙得好，为小嫚出主意也能拿捏好火候。小嫚说了昨夜梦，全婶听后摇摇头，说这个梦她圆不了，得回去问老伴。全婶老伴全叔外号全大下巴，是甜水镇骡马市场上的牲口牙纪。牲口牙纪是一个几近消亡的古老职业，说白了就是骡马交易中介，凭牙口判断牲口年龄，在交易中捅袖袖、定价码，有黑话一样的指语，什么伸七捏八勾子九，讨价还价全在袖子里搞定。全叔和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对牲口说的话比人还多。骡马市场上的客户常常见全叔和一头牛、一匹马对话，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。全叔吃素，身上却带煞气，街上的恶狗都怕他，再厉害的狗见到他要么摇尾示好，要么就夹着尾巴溜掉。

全叔对小嫚的梦的解析简单至极：石磨豆花店要来新人了。小嫚有些不解：小黑求救和店里来新人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自己从没有想过要雇人的事。小嫚没有多问，这个梦在心里如同一笱待磨的豆子，越涨越大，越来越重。



## 二

五魁驴肉馆欠了石磨豆花店两年的账，每次催要，马五魁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。马五魁老账不还，新账还在增加，小嫚面子矮，不愿意撕破脸皮，驴肉馆来赊石磨豆花，还是照给不误。五魁驴肉馆那么大的生意，一点儿石磨豆花几个钱？马五魁不至于总是赖账不还吧。小嫚不知道，马五魁欠账不还有他的目的，就是想让小嫚来求他。马五魁天天吃驴三件，甜水有几个跳广场舞的女人喜欢跟他搓麻将，但小嫚对马五魁颇为不屑，认为马五魁有点儿像捞上岸的河豚，一个劲儿地膨胀。有钱又怎样？小嫚甚至对全婶说，有了钱就咋呼的男人其实不值钱。全婶的话更狠：马五魁算什么？连驴都不如。

但是，小嫚免不了与马五魁打交道，两年欠账，对于本小利薄的石磨豆花店来说不是小数。小嫚来找马五魁，叼着烟的马五魁正和三个女人搓麻将，见小嫚来了，马五魁一边搓麻将一边说，要不要打一圈，小嫚？赢了给你，输了算哥的。小嫚说，我还要忙着磨豆子，麻烦你把账结一下。马五魁说，好说好说，不就几个豆花钱吗？明个就结。小嫚站在那里没动，马五魁说过多少次明个了，也不见他结账。麻将桌中有个抽烟的女人叫季子红，在石磨豆花店旁开了个保健品专卖店，店面冷清，便总是搞促销活动忽悠一些老人，有上当的老人举报到镇工商所，工商所所长侯仲杰发狠话要查。让举报人失望的是，侯仲杰亲自到季子红店里查了几次，查处的事便没了下文。季子红见小嫚不走，劝小嫚，回去吧小嫚，不说明个结嘛。小嫚知道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，就扭头离开了。房间里满是刺鼻的烟味儿，小嫚差点儿被呛出来，她理解那三个女人怎么能坐得住。

第二天再去，马五魁把小嫚领到办公室，关上门说，现在青藏铁路通了，我想去西藏旅游，带上你怎样？开销由我出。小嫚冷冷地说，我没工夫，天天两箩豆子等我磨呢。马五魁脸色有点儿绿，道，多少女人想跟我去我都没答应，给你面子你还不识抬举。小嫚不想和他纠缠，说，别人去我不管，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和你去旅游。马五魁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唐卡，唐卡下有转

经筒、香炉，他走到转经筒前轻轻拨动了一下，转经筒开始转动。他说，我们做生意的应该到西藏求个活佛保佑，听说挺准的。小嫚说，我等着结账呢，马老板。马五魁说，坏了坏了，会计去县城看病了，慢性阑尾炎，今早走的，你下次再来吧。小嫚叹口气，说，那我明天再来。

再次来五魁驴肉馆，还没进门，小嫚看到门前木桩上拴着一头黑驴。很瘦的一头驴，皮毛暗淡，沾满尘土。她停下脚步，这么一头驴马五魁也忍心杀？她过去抚摸了一下黑驴的鬃毛，鬃毛很乱，缺少梳理。黑驴抬头看着小嫚，目光哀怜，小嫚觉得这目光好熟悉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黑驴除却眼圈、嘴头、前胸口、两耳内侧是白色，其他部位皆为黑色。拴驴的木桩很粗，小黑当年叫它索魂桩。木桩是槐木的，树皮早已磨掉，露出裂开的木纹，泛着黑乎乎的油膩。小嫚转身到河边薅了一把紫花苜蓿放在驴跟前，黑驴甩甩尾巴，并不低头吃草，目光一直跟着小嫚。

马五魁已经在窗内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看到小嫚去河边薅草，便推门出来。这是一头抵账的驴子，因为太瘦，他正愁着催肥。催肥需要几麻袋豆粕，现在饲料价格看涨，买豆粕要花不少钱。他不明白小嫚怎么会对这头黑驴感兴趣，看了一会儿，他下意识发出一声坏笑。怎么，看上这头驴了？马五魁叼着烟说。

这么瘦的一头驴，你也杀？小嫚看着腆着肚子的马五魁问。马五魁脖子上挂着一个蜜蜡观音，精致庄严的观音与无领老头衫很不搭。

不杀驴，我卖什么？马五魁将燃着的烟头掷在地上，上前拍了拍黑驴的脖颈道，瘦不打紧，至少驴三件和驴板肠能卖好价。

小嫚心里一紧，再看黑驴，两只大眼睛还在望着她，眼角似乎有些湿。小嫚叹了口气，她知道自己无法救这头驴，不管什么驴，也不管胖瘦，只要往五魁驴肉馆门前索魂桩上一拴，就等于判了死刑。她对马五魁说，我是来结账的。

马五魁眼睛眨了眨，又点燃一支烟，深吸几口，吐出个慢慢放大的烟圈，又一口气将烟圈吹破，然后说，这样吧，看你可怜这头黑驴，我就做点儿善事，你把黑驴牵回去，顶两年豆花账，咱俩两不亏，怎样？

小嫚心里算了一下，黑驴顶两年的豆花账，亏马五魁想得出来，这是明睁



眼露占便宜。马五魁见她没有回话，又跟了一句，不顶就算了，侯所长预订了明晚的驴三件，明天一早这驴就下锅了。说完，斜眼观察小嫚，他知道自己的话标枪一样击中了小嫚的软肋。或许，黑驴能听懂马五魁的话，马五魁下锅一句刚说完，黑驴竟然伸长脖子叫了三声，叫声凄切，让人心里发颤。马五魁被吓了一跳，嘴上骂了一声，朝驴尻踹了一脚。小嫚听到驴叫后忽然想起高老师说过，驴叫在古代是受人追捧的美声，古代的“竹林七贤”、曹丕皇帝都学过驴叫。高老师是甜水中学历史老师，教过小嫚，是石磨豆花店常客，有时吃完豆花也不回学校，到隔壁找全叔对弈。高老师对驴叫的褒扬影响了小嫚，她听到黑驴的叫声不但不反感，反而觉得很亮。她说，顶账就顶账，这驴我要了。马五魁愣了一下，似有一朵花在脸上绽开，说，好好好，我这就写字据。小嫚摸了摸黑驴的脊背，有一种皮包骨的手感，心中对这头驴充满怜悯。马五魁拿来字据，小嫚看了一眼，签上名字，亲自解开缰绳，牵着黑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马五魁拿着一纸字据，斜靠着那根索魂桩，看着小嫚牵驴慢慢走远，又点上一支烟大口大口抽起来。

雷子见小嫚牵着一头黑驴回来，跑过来接了缰绳，嘴笑得合不拢。雷子没学过哑语，无法与人交流，在甜水几乎没有朋友，有了驴，雷子就有了伙伴。石磨豆花店西面是蒲河，河边有草甸，草甸上是大片野生紫花苜蓿，正适合放牧。以往，雷子没活的时候就到河边玩耍，持一根竹竿钓鱼，现在有了驴，他就有了营生。全叔听老伴说小嫚牵了头驴回来，感到很意外，小嫚买驴不找他当参谋，这事说不过去啊，他便来看看到底是头什么驴。小嫚说，马五魁顶账给我，我就牵回来了。全叔明白了，掰开驴嘴看了看，目光泛出神采，才三岁，好驴！小嫚疑惑地问，这么瘦，好在哪儿呀？这是广灵驴呀！全叔兴奋地说，五白一黑，叫黑画眉，通人性，能负重，还长寿，拉磨拉车那是一等一！黑画眉？小嫚觉得这个名字好，这名字像人名、像鸟名，就是不像一头驴的名字，但全叔这么叫，就等于给这头驴命了名。她琢磨：那晚的梦是不是与这头黑驴有关？

小嫚开始留心黑画眉。雷子教它拉磨，拴好套后，黑画眉竟然不戴蒙眼就默默地围着磨道转圈。黑画眉拉磨用心，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，只要小

嫚在看，黑画眉就兴奋，大大的眼睛如同黑玛瑙一般流光溢彩。小嫚觉得没有必要将黑画眉的眼睛蒙上，让一个人稀里糊涂干活且不好，让一头驴蒙眼拉磨就好吗？

黑画眉颇有君子之风，它的礼让完全颠覆了小嫚对驴的认识。黑画眉的石槽也是黑贝的饭碗，雷子喂食时没有偏向，同步进行，将不同的饲料各置一边，中间用一块隔板分开。黑贝吃东西时，黑画眉不会去石槽吃草料，它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。黑贝狼吞虎咽的时候，黑画眉还会甩甩尾巴，不时打个响鼻，像自己吃到了可口的饲料一样高兴。雷子不会说话，却能看出黑画眉的谦让，就比比画画想给黑贝另准备一个食盆。小嫚没有同意，在同一个石槽吃食，像人一个锅吃饭一样，黑贝和黑画眉同属石磨豆花店，为什么要分槽饲养呢？

小嫚男人休渔期回来，黑画眉在草地上撒欢跑了两圈，把河畔的野鸭惊得扑棱棱飞走。男人说，这驴懂得里外，就应该是咱家的牲口。小嫚说，不要用“牲口”这个字眼，它是黑画眉。

驴一岁等于人七年，三岁的黑画眉正处于青春期，浑身散发着活力。一次，雷子牵它去镇东粮站驮黄豆，路过五魁驴肉馆门前它忽然停下了，盯着那根曾经拴过自己的索魂桩，两只耳朵矛一样前竖。索魂桩上拴着一头灰秃秃的小母驴，低眉顺眼，眼睛盯着地面，地上有一摊似血似油的污渍。黑画眉走过去，在毛驴身上嗅了个遍，毛驴很顺从，两只耳朵向后并拢，这是表示亲昵的动作。黑画眉和毛驴头顶头靠在一起。马五魁出来了，高声说，这是小嫚那头驴吗？小嫚都喂啥喂得这么肥？说完，在驴背上拍了一巴掌。黑画眉甩甩脖颈上的鬃毛，用力喷了个响鼻。黑画眉不一样的响鼻表达不同的情绪：喜悦，响鼻清脆响亮；忧郁，响鼻低沉拉长；不满，则是一种喷射。黑画眉这声响鼻，很明显在表达对马五魁的不满。

### 三

三个月，黑画眉不催自肥。小嫚说这要归功于雷子，雷子和黑画眉如兄